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江苏卷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 JIANGSU VOLUME

导演 daoyan de lilun
的理论 yu
与实践 shijian

周特生 著

与实践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工程”组委会

主 任

高占祥

副主任

李振玉 董良翥 陈晓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健	马 威	王 琦	邓兴器	邓启元
冯光钰	冯君毅	吕厚民	任一权	阮若琳
李景峰	何孝充	谷守女	张 虎	陈汉涛
罗 扬	季国平	孟犁野	游惠海	缪 力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江苏卷编委会

主 任

姚志强

副主任

高以俭 任 真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贵民	卢 明	沈 遥	宋平林
言恭达	陈世光	陈国富	胡春田
高行素	徐昆庆	曹志龙	蒋义海

前 言

岁月如歌，晚霞似火。江苏籍或长年在江苏生活、工作，已年逾花甲的老文艺家，曾经为反帝、反封建点燃光明的火炬，为浴血抗日吹响悲壮的号角，为解放全中国敲响进军的战鼓，为建设社会主义唱出优美的赞歌。他们有着光荣辉煌过去，也有着欢乐充实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在他们壮心未已的暮年情怀中，仍然涌动着时代的激情。编辑《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江苏卷》，有计划、分步骤地资助老一代文艺家出版饱含他们晶莹汗水的文艺专著，是江苏省文联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推动江苏文艺繁荣的具体行动，是江苏省文联“晚霞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抢救、整理、积累老一辈艺术家创造的精神财富，满足他们甘愿皓首穷经，用笔墨将其告诉未来的夙愿的一件实事。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编辑《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江苏卷》这套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从中看到一代人的沧桑经历，一代人的不懈追求，一代人的无私奉献，一代人创造的艺术硕果。

岁月可以随同长江浪花越漂越远，而记忆却如钟山巍峨，永不磨灭。愿我们这套丛书能够起到薪火相传的作用，教育、激励后人见贤思齐，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光荣传统；能够产生促进文艺繁荣的效果，团结新老文艺家，努力创作优秀作品，不断创造和丰富人类先进文化，推动江苏文化大省和两个文明的建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江苏卷编委会

2000年1月



周特生先生80岁偕夫人上黄山

贺 信

特生同志：

近悉江苏省文化厅及剧协为你举办导演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闻之无限欣慰。路远不能面贺，谨此致书热烈祝贺。

四十多年前，我们相识于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中，更相知于国民党的集中营中。回忆在重庆罗家湾、石灰市、伪警备司令部及渣滓洞等处狱中共同战斗的岁月，犹历历在目。特别是你所谱写的革命歌曲，这些用鲜血凝成的音符，用生命谱写的乐章，革命者的战斗之歌，至今常萦绕我的耳际，时或默诵吟咏。黑牢中的战斗歌声，使革命者团结、振奋、坚定，是为理想而英勇不屈殊死战斗的一个力量源泉。你曾为此付出了心血，永远值得我怀念。

临书匆匆，祝你老当益壮，健康长寿，为人民艺术事业再增光辉。

此致

敬礼

仲秋元

1991.11.21

目 录

序言.....	(1)
编剧与导演	
——序	陈白尘 (3)
基础理论.....	(7)
第一章 戏剧艺术是一门科学.....	(9)
第二章 导演学	(23)
我的导演工作历程	(39)
我的导演工作历程	(41)
我的导演实践——导演计划	(57)
《家》	(61)

《阿 Q 正传》	(77)
《无情世界有情人》	(91)
《灵魂的代价》	(103)
组织一台节目的整体构思	(113)
评与论	(117)
建立导演制, 解放生产力	(119)
演出的完整性与有机性	(123)
规律与中心	(133)
应当重视表导演的内部技术训练	(138)
由表及里与由里及表	(14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段谈话的启示	
由此及彼	(151)
试谈“戏剧冲突”	(154)
更新戏剧观引起的思考	(159)
影、剧精品创作中的导演	(164)
杂感两则	(168)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172)
科学总结传统戏曲的表演艺术	(176)
对话剧民族化的一点感想与希望	(180)
比较与需要	
——话剧民族化与新的戏曲表演方法初探	(184)
编剧与导演	
——与一个青年编剧的谈话	(193)
导演和舞美设计一席谈	(198)
往者可鉴, 来者可追	(202)
“唯能立意, 方能造境”	
——谈电视剧《孔繁森》的导演构思	(205)
电视剧《水浒传》的得与失	(208)

漫谈艺术规律·····	(213)
关于“序”的补白·····	(217)
革命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	
——悼念白尘恩师·····	(218)
继承话剧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 弘扬主旋律	
——纪念话剧运动 90 周年 ·····	(223)
在红色的染缸里·····	(232)
附录·····	(239)
往事与思考 ·····	李天济 (241)
艺术家·战斗者·····	刘 川 (247)
论周特生的导演艺术 ·····	李培健 (251)
一曲“囚歌”传诵半世纪	
——访《把牢底坐穿》曲作者周特生	
·····	志军 志猛 子明 (283)

序 言



编 剧 与 导 演

—— 序

陈 白 尘

我没当过导演，不懂得导演这一门学问。

但我是个剧作家，不能不和导演打交道。近半个世纪来，特别是在 30 年代至 40 年代间，同当时老一辈以及同辈的名导演，几乎都有过交往，前辈如洪老（深）、熊老（佛西）、甚至业师田老（汉）都为奖掖后进，导演或挂名导演过我的剧作；同辈如应云卫、陈鲤庭、贺孟斧诸兄以及师兄郑君里和我合作得更多。此外，当代名公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剧作者和导演也可以说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时常争吵，但谁也离不开谁，正如秤杆之与秤砣。剧本没有导演的再创造，无从与观众见面；导演没有剧本也无从再创造。我和前辈及同辈诸导演，也不免有所争吵，但合作得还是很好，甚至成为生死之交。这是因为：从大局说，我们在同一阵营里，以艺术为武器和敌人作斗争，勇于求同存异，获得统一；从个人说，彼此能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也易于达到和谐。这种统一与和谐，不仅表现为编导间的友谊，也体现为一个时代戏剧艺术的繁荣。40 年代话剧之所以昌盛，不能说与编导间这种关系无关。

建国以后，我实际上“转业”了，与导演的来往绝少。三十年后，我不甘寂寞，写出两个剧本，才与导演们又打上交道。其

中，由于同在南京，与《阿Q正传》的导演周特生同志接触得特别频繁，使我又重温了40年代编导间那种和谐的友谊。

特生同志是熊佛西先生的高足，1940年我们在四川省立剧校就相识。1946年春，中华剧艺社与现代戏剧学会共同演出《升官图》于重庆，特生便是现代戏剧学会核心人物之一。中华剧艺社以及因抗战入川的戏剧电影界人物都复员东下了，特生和屈楚诸同志遂以现代戏剧学会（后来由于演出，又挂上“新中国剧社”之名。但与转战桂林的“新中国剧社”不是一家）为据点，坚守进步戏剧阵地，艰苦奋斗，演出了不少戏。1947年终于遭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与屈楚同志被囚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解放后，天南地北，很少见面，只知道他仍在干导演。1966年我被贬金陵，但席不暇暖又被揪回原单位去了。1973年被恩准返宁养病，“闭门思过”，这才和特生又有了交往。1978年，写出《大风歌》，我与特生曾希图合作，但由于省里某些人口惠而实不至，并不真心演出，在江苏遂成泡影。直到1981年，而且托鲁迅先生之福，才得和特生第一次合作，他导演了我的改编本《阿Q正传》。

这次合作，编导之间不仅很和谐，而且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他使鲁迅先生原著的精神得以较完美的形式重现于舞台之上，也使鲁迅先生生前对这部名著搬上舞台后所有的担心和疑虑都不复存在！更使我理解到特生三十年来虽然也历尽坎坷，但在导演艺术上造诣之深，远出我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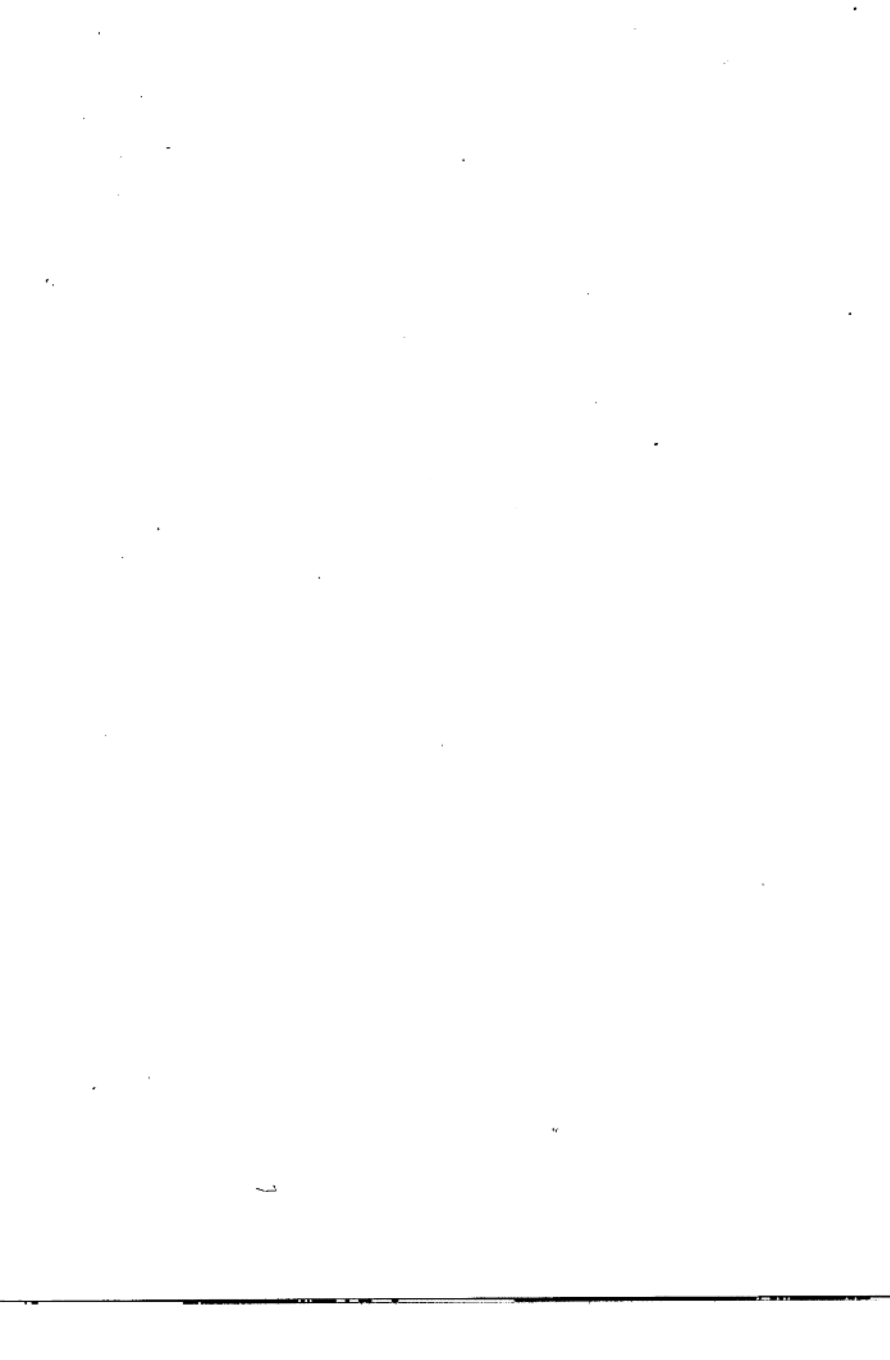
回想起来，也不足怪，特生是在40年代诸位导演名家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他特别服膺当年青年导演贺孟斧同志的导演艺术；而贺孟斧是我第一个大型剧本《金田村》的第一位导演！而他的导演正是鼓舞我以后专事戏剧创作的一个动力！

最近，特生以他四十多年从事导演的经历和心得，写成这本有关二度创作的著述，要我写篇序。翻阅一过，觉得比那些所谓

《导演论》之类的“巨著”徒尚空谈者，更有所获。我想，它对青年导演以及有志于戏剧导演者是一本有益之作！故乐于写下这一段空谈，其实是称不得序的。



基 础 理 论



第一章 戏剧艺术是一门科学

一 戏剧是一门科学

8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在湖南长沙召开过一次全国社会科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明白界定各种艺术类别属于科学的范畴，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顺理成章，戏剧艺术自然也属于科学之列。

戏剧属于社会科学艺术学科的一个门类，可能在戏剧界同行的头脑里还不曾留下深刻的印象，会有陌生之感。虽然欧洲戏剧家来因哈特也谈过戏剧是一门科学，那只是就戏剧是综合艺术、必须统一于舞台演出这一点而言的，与长沙会议所提科学的内涵，有实质的区别。在我国的戏剧同行中，可能有人认为，戏剧是凭灵感进行创作的，无科学性可言，如果缺少天赋的条件与天才，就很难有所作为。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确实有的戏剧家（包括编、导、舞美和演员）以其天赋的生理条件、熟练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的独特观察能力，在艺术创作上获得过非凡的成就，甚至是卓越的成就，他们戴上了大编剧、大导演、大明星的桂冠，可是，有的不善于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创作活动始终处于盲目状态，往往是一炮打响，空前绝后，后来的产品平平，甚至连创作技巧也今不如昔，大器不能晚成，令人为之叹息！可见进行艺术创作不能单凭一时的灵感爆发或创作冲动，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在戏剧规律的指引下创作，才能事半功倍，才能久远地焕发艺术的青春！